

活爹死爹黑

LI AO QIANQIUPINGLUN CONGSHU

臭屎臭屎堆

台湾/李敖/著



因祸为福说

(京) 新登字19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活爸死爸黑 臭屎臭屎堆 / 李敖著.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6.3

(李敖千秋评论丛书)

ISBN 7-5057-1280-2

I. 活… II. 李… III. 杂文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6)第01688号

书名	活爸死爸黑 臭屎臭屎堆
作者	(台) 李敖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排版	北京市印务咨询服务公司
印刷	北京丰华印刷厂
规格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375印张 153,400字
版次	1996年6月第1版
印次	199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200册
书号	ISBN 7-5057-1280-2/C·91
定价	7.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合同登记号: 图字01-95-455

目 录

活爸·死爸·黑

乱世父子泪.....	(3)
死尸免税法	(13)
“以后的走狗还有人当吗?”.....	(17)
你一说,就完蛋.....	(21)
张宗昌,我梦到了你!	(25)
软禁中的通讯	(29)
最后的九日	(39)
因祸为福说	(43)
为黑吃黑举一个例	(47)
选举期间的三封信	(55)
读《卡尼基自传》	(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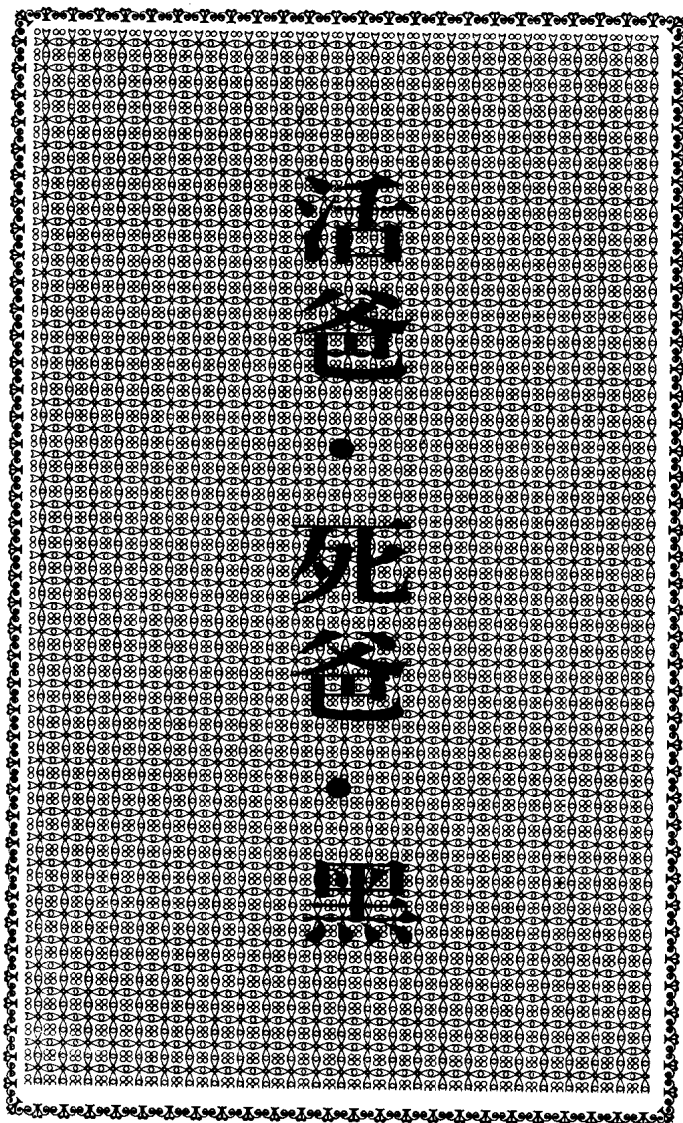
“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	(63)
电话·驴	(67)
奴隶也要思想的	(71)
爱是纯快乐	(73)
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金戈集)	(75)

臭屎·臭屎·堆

发表《乔家才入狱记》述缘	(117)
蒋介石毁损古物	(121)
郝伯村岂可朝淫祠上香!	(125)
蒋纬国不妨一看	(129)
亚历山大上了阿尔卑斯山顶么?	(131)
高玉树的房事问题	(135)
宋美龄的房事问题	(139)
为宋美龄事质问《自由时报》	(141)
为宋美龄事再质问《自由时报》	(145)
法官陈貽男竟不判伪造文书	(151)
评法官陈重瑜眼中的法律和正义	(155)
孔德成父子是破坏中国考试制度的祸首	(163)
公开手淫与公开意淫	(167)
夜阑散记	(169)
七绝诗	(173)

私生·私生·课

她闯关,你闯法	(179)
民进党式意淫	(183)
民进党与“黑名单”	(187)
民进党的政治公道	(191)
给章孝慈上一课	(195)
私生子与政治	(199)
“平生之志,不在温饱”	(203)
雷震回忆录被焚志感	(207)
发还了,又怎样?	(211)
给李达海上一课	(215)
《调查局研究》序	(219)



活金・死金



乱世父子泪

——从不准看活爸爸到不准看死爸爸

去年十一月，香港《明报月刊》登出《访钱复·谈三通》，有这样的回答：

问：“许多老人家从大陆出来，其中有不少国民党的老干部。现在政府不让他们到台湾与家人团聚，这真教人感慨。老头子、老太太都快走不动了，来到台湾，能干什么事呢？”

答：“有些事是很令人奇怪的，举个例子，我的兄弟（按：钱煦）的岳父是国民党的老一辈的党人，以前

有名望，在台湾有很多老一辈的朋友。被共产党关了几十年，放出来了，现在在纽约。共产党真会洗脑，关了几十年后，现在他还整天说共产党的好话。也不知道怎么的，他在牢里就知道我的名字，现在还要见见我。于私方面，我应该去见见他。于公方面，我不好见他。所以从来没见过。他还要到台湾来呢！来了以后我们怎么办？也不能不准他到处见人，他又要宣传那一套，怎么能让他来呢？家人团聚也不一定要在台湾，去美国不也一样方便吗？”

国民党驻美地下大使的这段答话，真使我们顿开茅塞，太精彩了！我们没想到：在国民党一大堆不“三通”的冠冕堂皇理由中，居然还有这种：“黑理由”！我们对国民党的真面目，真要刮目相看了！

国民党虽然“黑理由”如此，但是，流亡到台湾的外省人，又有几家能够“家人团聚也不一定要在台湾”呢？所谓“去美国不也一样方便吗？”其实是一种没心肝说法。试问离开台湾要不要出境条件？这些条件，从国民党肯放行到美国肯签证，岂是人人达得到的？又试问前去美国要不要路费条件？“团聚”在美国要不要生存条件？这些条件，又岂是人人达得到的？钱复去美国做地下大使，可以公然全家放洋，包括他十七岁儿子——按照兵役制度不得出境的役男钱国维，这种非法“团聚”的特权，又怎么说？钱复大言不惭的说这些混蛋话，其混蛋程度，和中国昏君在百姓没饭吃的时候反问“何不食肉糜？”（为什么

不吃肉?)”有何不同?真是大笑话了!

正因为去美国“团聚”本不是那样“方便”、正因为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团聚”本是天经地义,所以,我们对国民党满口忠孝伦理,所做所为,却是让人骨肉离散的行径,不得不予以声讨。在声讨过程中,一些凄绝人寰的例子,值得我们特别注目,在下面,我就试举两个。

一、不准看活爸爸

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候,关在警备总部军法处看守所,无法看到报纸和外面的新闻材料,但却看到国民党的《中央月刊》。我只好全凭读书得间的本领,去了解外面现象。我看到一本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出版的《中央月刊》第七卷第九期,在一篇《对毛共所谓‘战犯’问题的剖析》的文章里,有这样的话:

据共匪三月十八日报道:三月十七日伪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国务院根据毛××党中央的指示提出的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建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二百九十三名),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这个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同时共匪还报道说:“对这次特赦释放的战争罪犯,每人都给予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

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释放时，每人发给新制服装和一百元零用钱，把他们集中到北京开欢送会，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宴请一次，然后组织他们参观学习。”

三月十九日，伪“最高人民法院”在“战犯管理所”举行“特赦释放大会”，宣布释放名单，发给他们每人一份“特赦释放通知书”；但所宣布的名单并非全部，而只有黄维、李九思等六十名。

共匪前曾释放过六批所谓“战犯”，共二百九十六人，加上这次的二百九十三人，总共是五百八十九人。据说“在押战犯已全部处理完毕”。

事后共匪就连续宣传组织这些人到各地“参观学习”的情况，和一部分人安排工作的情况。同时还发表这些人对共匪给他们医病和没有歧视他们的家人等事表示感激的诗文。最后发表王秉钺等十人表示愿来台湾，并且已于四月十四日由匪“统战部”送往香港，由伪“中国旅行社”在香港招待起来，等候办理入台手续。

这篇文章又说：

共匪自民国四十八年开始释放第一批所谓“战犯”，那时就说这些人是“改造得比较好的”。日前所释放的第七批，也就是最后一批，当然是最顽固最难改造的一些坚决反共的忠贞之士。不然他们也不会

被关押近三十年到老迈垂死之年才放他们出来。尽管这中间也曾有三五个真正愿为匪利用的，但相信他们大多数都是值得敬佩的。有些人根据这种善良认识，认为：他们有些人有家属在台，应该本“人道”精神批准他们来台与家人共度晚年。

但是也有些人认为：如果批准他们来台，势将影响民心士气，有害于我们坚定的反共政策，动摇我们团结战斗的根本。批准这十人后，他们还有几百人在广州等待，几百人之后还有几千几万，他们都有家属在台湾，不能厚此薄彼，这扇大门一开，就会把我们冲垮。这是有关我们的死活问题。当前是非常时期，为了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不能不提高警觉；为了“反共复国”的长远利益，不怕眼前的是非议论。就是他的家属也应以国家为重，以反共利益为重，把“人道”和“动摇国本”两者放在一起衡量孰轻孰重？

有些人说：我们曾经接待各种“反共义士”回国，他们来台湾帮助我们了解大陆实情，对反共并无害处。但另有些人说：“反共义士”与“战俘”性质不同，他们本身就给人们两种不同的心理反应，起两种不同的宣传作用。所以处理上也不应该一样。

最近张铁生（李敖按：“生”是“石”字之误）在香港自杀，因为他一直是在共匪魔掌控制之下，究竟是自杀？被迫自杀？还是被杀？我们没有证据，不敢骤然下断；但是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肯定他是宁肯自杀也不愿再回大陆。从而也可由此事件，认

清共匪的残暴行径和其狰狞面目，真令人发指！这不能不使我们对他产生无限的慰悼和同情；但是这种私人的同情不应该影响国家政策的原则，不能因此而有害国本。

这篇文章最使我惊讶的一点透露，是它提到“最近张铁生（李敖按：“生”是“石”字误）在香港自杀”的事，同时在“育与乐”画页里，我看到这样的说明：

现任国泰航空公司台北机场经理张润佩，于六月十日下午在松山机场国泰贵宾室对记者愤慨地说：他父亲张铁石被共匪迫害了二十多年，死后仍不肯放过，利用他的遗体作统战工具。其残暴行径，令人发指。图为张润佩（中）出示六月六日政府发给他的台湾出境证，对记者说：只要香港政府将他父亲张铁石之遗体交还给他，他随时可以到香港收领。

于是，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虽然“王秉钺等十人表示愿来台湾”，可是，国民党不准他们家人“团聚”，在绝望与愤懑之下，张铁石乃出之以自杀一途！当时他们这些国民党“功狗”的心境，他们之中的一人段克文，在《战犯自述》里，曾有这样的陈词：

我自己对国家对人民不曾犯过任何罪，我所以被囚了二十五年成了“战犯”，唯一原因就是我曾是

国民党的一分子。从我的“自述”里(只有遗漏,没有夸张),谁都理解这四分之一世纪的岁月不是好过的。我受尽苦难冒着危险最后走出大陆,赴台湾被拒,幸亏美国出于人道主义接纳我的避难申请,否则,我肯定是与张铁石(“战犯”之一,在港自杀)一道去了,到现在我还不能看望一下台湾的故旧和同胞,我有位恩师最近死在台湾不得一见,我真是抱憾终身!这若说我没有痛苦的感受,那我就成了没有知觉的僵尸。

当中共释放十名国民党的俘虏到香港时候,国民党公开拒绝了他们。这十名俘虏都是星光闪闪的国民党将军级人物,他们个个都为国民党坐了二十五年以上的大牢,但是,当他们归来,想同自己家人团圆的时候,国民党不要他们、也不准骨肉相见。他们十个人,万万没想到:为国民党千辛万苦几十年,得到的,竟是如此凄凉、无情的下场!于是,他们有的在香港自杀了(像国民党六十八军政工头子张铁石);有的被美国“基于人道”收容了(像国民党军统局少将段克文);有的绝望之余,又回大陆了。这八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如今我们检讨起来,又怎么能不为他们说几句话呢?他们为国民党做“功狗”,下场一至于此,思想起来,能不令人寒心吗?这十名俘虏中,尤其令人哀其遇的,是张铁石的例子。张铁石的例子,十足说明了整天嘴巴上提倡家庭伦理道德的国民党,在行为上,怎样使人不能团圆、怎样使人“不准看活爸爸”。只有“观其行而察其言”,我们才能对一切恍然大悟,对国民党

的真面目，也就思过半矣！

二、不准看死爸爸·

在国民党“不准看活爸爸”以后第八年，国民党又日新月异的修补他们的家庭伦理道德了——他们竟从“不准看活爸爸”，前进到连死爸爸都不准看了。这一新猷，就是台湾报纸封锁的“杜九森事件”。

杜九森是国民党大员杜均衡之子。杜均衡是四川省至乐县人，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法科经济系，本来在中学教书，抗战开始，他加入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任四川团部组训组长，一九四五年时候，已经升任为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执行委员兼组织科长。一九四八年当选立法委员。一九六三年任“财政部”次长兼“亚洲开发银行”副理事、“国家建设计划委员”及“中国银行”监察人等职务。一九六九年任台湾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兼台湾土地开发公司董事长及台湾银行常务董事。一九七二年又回任“财政部”次长并兼“世界复兴开发银行”副理事及“中国农民银行”常务董事。这样一位国民党的“聚敛之臣”，不幸天不永其年，今年七十五岁死去。不料这一死，有分教，死出祸事来了！

原来杜均衡在随国民党逃到台湾时候，把原配“抗战夫人”谢素云和“抗战儿子”杜九森弃于大陆，在台湾历任要职，别娶了“戡乱夫人”钟幼梅，并产下“戡乱子女”两子三女，生活美满，不在话下。不料在他离开大陆三十年

后，谢素云和杜九森在四川申请去香港，中共批准了。母子二人，就这样以“万里寻亲”的心情，离开了大陆。

母子二人到香港后，住在筲箕湾东大街，相依为命，设法与杜均衡联系。杜均衡去香港看过他们一次，但是不肯把他们接过来，也许他不便接，也许不能接，总之，“万里寻亲”的结果，是痛苦与尴尬。杜九森对爸爸的一片亲情，显然弄得进退维谷了！

更进退维谷的，还在后头呢！今年九月十三日，杜均衡死了。杜九森从朋友口中得知了消息，决定到台湾看看爸爸最后一面。他探听出九月二十九日公祭，他必须在公祭以前赶到，才能达到生离后的死别。他知道国民党不让他入境，他就花钱买了一张“护照”，并买了由香港飞往汉城的机票，盼趁飞机过台时，能够蒙国民党开恩，让他这中国人，在中国领土上，看看爸爸的最后遗容，然后上机离开。

不料事与愿违，国民党是不喜欢这种“温情主义”的，飞机过台时候，国民党任凭杜九森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就是不准这场生死会，杜九森没办法，在飞机场要求“庶母”和“弟妹”为他担保一下，可是他们反倒不承认他。杜九森气不过，偷偷服下了事先准备的毒药。国民党发现不妙，强迫给他洗肠，并在他迷迷糊糊之中，把他架上到香港的飞机。

九月三十日晚上八点三十分，一个昏迷不醒的旅客，被丢弃在香港机场候机室，大家好奇的围观着，一位好心肠的妇人找出一瓶药油，把他救醒。他喃喃地说着“让我

见见父亲最后一面吧！让我见见……”的话，最后救护车来了，他被送上车，又回到“万里寻亲”的中站了。

杜均衡的例子，杜九森的事件，又十足说明了整天嘴巴上提倡家庭伦理道德的国民党，在行为上，怎样使人不能团圆、怎样使人不得见最后一面、怎样使人“不准看死爸爸”。只有“观其行而察其言”，我们才能对一切恍然大悟，而对国民党的假面具，也就思过另一半矣！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台湾